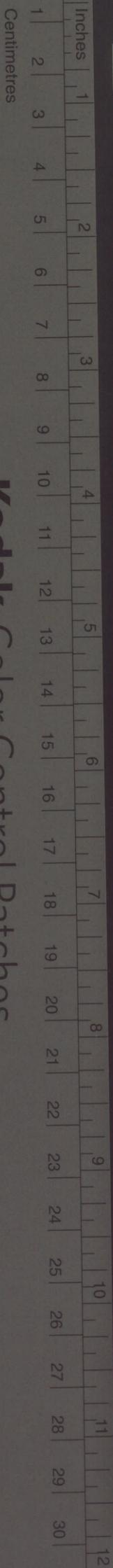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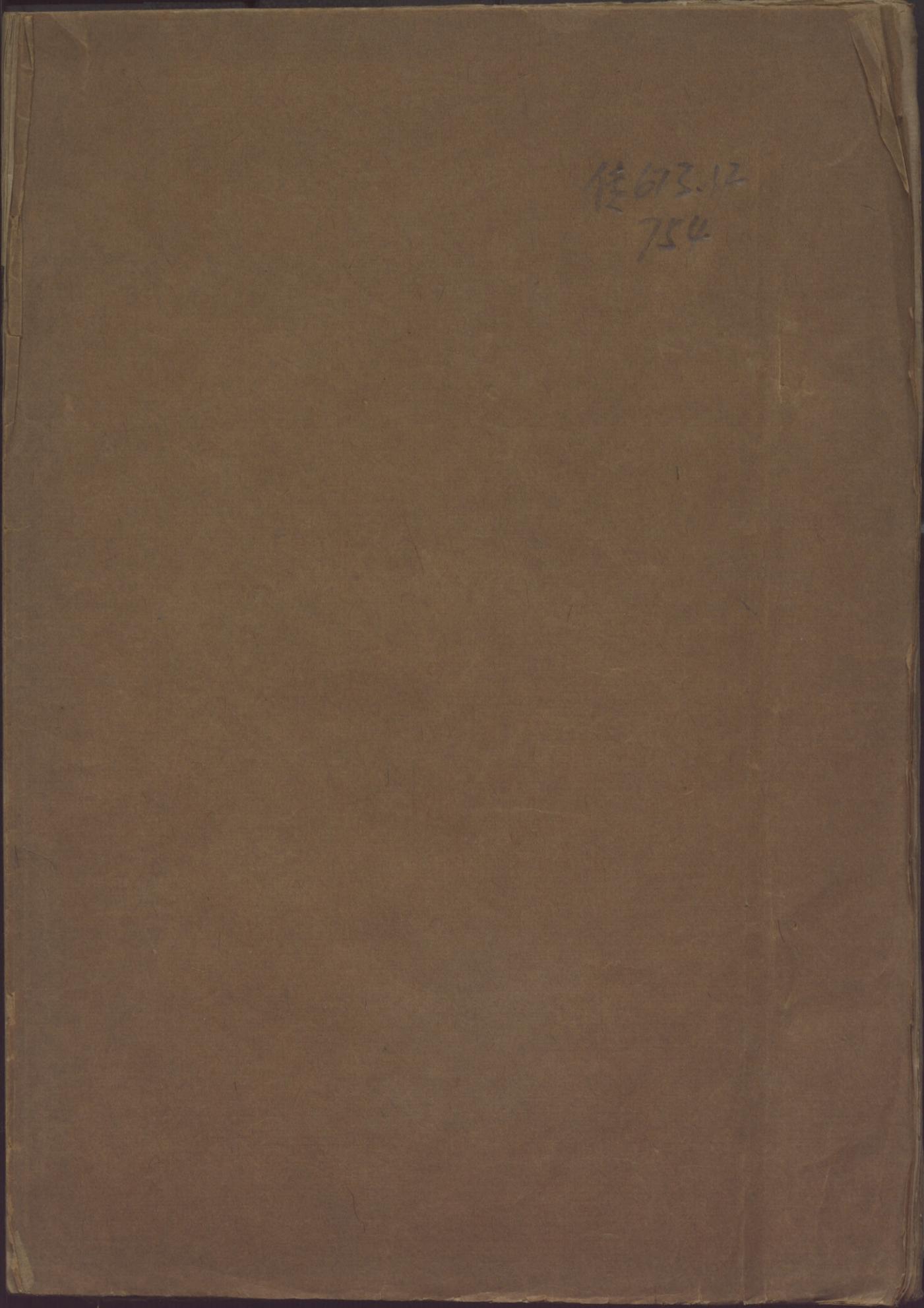




袋 673.12
754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函 1 册 书号 6614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上卷

十三

明後學桐城阮鶚撰

正統元年丙辰十有二月乙丑先生生

按章子沛日記曰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而
澁濱遺老其晚年別號也門人又以其講道楓木
山稱楓山先生先世居福建之浦城相傳出宋丞
相邵文簡公之後南渡時始家于蘭谿之純孝鄉
曾祖叔良祖邦和父申甫號松坡居士母吳氏鄉
之南樓名族女林公俊狀曰公父質厚有鑒識吳
母無擅遂無獨成乙丑夕松坡夢神以星貺公喜

躍獻諸祖覺而先生生焉

四年己未秋八月先生弟恣生

七年壬戌先生始入小學

按唐公龍狀曰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穎悟書初讀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

八年癸亥八月先生弟慤生

九年甲子先生通四書大義

十年乙丑先生年十歲能文

十三年戊辰先生究心五經

十四年己巳先生通歷代史

秉衡錄藏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補邑庠弟子員

按日紀曰時汀州守黃公理御史郭公仲初俱有

時名先生與之友問難較藝間有弗逮黃期之曰

文學已追唐李賀功名擬效宋王曾

秋八月祖邦和公卒

按日紀曰先生佐松坡治喪一以文公家禮或有

勸作佛事者先生諫止之

二年辛未

春受易于凌公宗政

三年壬申春省試第一

年譜上卷
按日記曰劉公克彥試先生批其卷云博洽經史
通貫古今他日成一代大儒以嗣續千古絕學者
必吾子也

冬十二月先生娶郭公彌之女

五年甲戌冬十月女順生

六年乙亥先生二十歲

天順元年丁丑春正月子振生

三年己卯秋九月子擴生

六年壬午秋八月舉于鄉

按日記曰是年春僉事劉公以先生學行試第一

秉衡錄藏

御史孫公覆試之嘆曰真儒也八月魁多士梓其
文以式後學者

七年癸未春正月次子捷生

二月會試文場火秋八月再試不第

九月入太學

成化元年乙酉先生年三十歲

二年丙戌春二月會試第一

按日記曰時學士劉公定之主試事得先生文喜
曰有德者之言也非但以其文而已

三月登進士第

年譜上卷 三
按日記曰先生中羅公倫榜第十七文學行誼一時並稱科目得人以為莫盛於此云

閏三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按日記曰是年秋八月內閣試先生以中秋賞月賦先生寓對景憂時之意太史公亦愀然不樂曰先生真以天下為己任者矣

三年丁亥冬十月授翰林院編脩十二月諫止煙火調臨武縣知縣

四年戊子春正月改南京大理寺評事

按日記曰先生調臨武時刑科左給事中毛弘具

秉衡錄藏

疏乞留故有是改

夏四月之南京大理寺任

按日記曰先生履任取庫中所藏百餘年案牘緝閱之始視其原發事由次及移文推勘而終於問斷發落其叅駁詳允具見得失閱數十卷一二月間凡民情吏事無不通曉軍民經其讞議者悉悅服稱為天平章

五年己丑夏四月陳白沙東歸先生作詩勉之

按日記曰白沙東歸道經南都先生偕黃公仲昭莊公景往見之臨岐詒以詩其畧曰洙泗迥且深

常熟丁氏類鈔

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回湮塞浙水泛功
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陵夷二
百年儒術轉乖僻爭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
羅浮仙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瑟尚
友千載人充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刪脩今六籍
墜緒何茫茫仰鑽容致力回瀾障百川屹今中流
石任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斁斯文諒有在前修未
應沒何當謝塵紛雲山隨丈鳥共對梅花春細叩
先天易白沙作而謝曰命之矣

六年庚寅春三月劉公玉還京師乞言自勗

秉衡錄藏

按日記曰成化丙戌循故事選庶吉士與先生同
選者二十有四人居歲餘或夭或謫或去時劉公
來先生追感疇昔與之語其畧曰事變之不齊者
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
生去就升沉離合天之所為者吾固不得而齊之
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
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
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
可齊而於其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
者又所以為齊也詳見文集

七年辛卯夏六月三載考績乞歸省

八年壬辰二月得准省親先生遂行

秋八月奉

勅封其親

按日記曰父申甫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

評事母吳氏及妻郭氏俱封儒人

九年癸巳夏五月陞福建按察司僉事

冬十月清理軍伍

十年甲午春正月議處番貨事宜

按日記曰福州海外琉球諸國每歲除正貢方物

秉衡錄藏

其附餘許番人貨賣時未有明例一有買者輒以

通番罪罪之沒其貨于官先生憫其苦白巡撫張

公瑄曰法許番人貨賣乃不許商人受買既不能

禁絕其交易徒使其利歸于勢要及巡捕之人則

非惟無益於國而反罔民於罪猶水之開決上流

而塞其下豈能無泛溢之患乎况今民窮財盡而

官府之用度日煩與其科之於民孰若取之於此

張公從之先生遂十一而稅焉以足公用其民間

一切科派之擾廓然為之一清民到于今咸便之

三月議處福安縣銀坑事宜

常熟丁氏類鈔

按日紀曰先是福建諸縣舊有銀坑歲辦銀課入內庫供國用其有鑛脉微絕納課不敷者則均派民田計畝科納以補其缺至是人知福安山多銀鑛群盜四起爭採之遂相鬪殺不能禁乃調集軍民收捕防守民甚病焉先生曰利之所在人必爭之賊去而防守有月糧之費賊至而調集又有行糧犒賞之煩計其一歲之費已倍徙於銀課之入所得不償所失何所益乎莫若置之不守而榜示于外令民皆採取選差廉幹官一員在於坑口監臨但入坑者皆報姓名俟其出坑計其每日所得

秉衡錄藏

十分取一收貯在官以補諸縣舊課之缺有復爭者治罪若取盡銀坑人自不至不必守矣當事者是其言乃聞于上從之而其患遂息民是以蘇

夏四月巡泉州以疾乞休不允

十一年乙未先生年四十歲春正月巡視鹽法

按日紀曰兩浙兩淮皆煮海為鹽閩人就海濱治地為田海潮至水溢而滷積日曝之則滷結而鹽成下四府產鹽值陰雨則失利上四府行鹽則山高路險不能遠出先生嘗謂鹽利雖國用所資而主其事者必須以義為利使亭戶之輸鹽者不至

流亡商人之鬻鹽者願出其途民戶之食鹽者各
得其所百姓足而君不足矣近年內臣鎮守專意
謀利興販之徒皆其私人雖憲臣亦不得行其志
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竭力盡心而其利終
歸於權豪國與民皆無所益是豈以義為利之道
哉于是下令郡邑察其奸鹽法始疏

三月巡建寧道至邵武行救荒政

按日記曰三時不雨斗米千錢軍民告飢而府庫
空乏人心涵涵互相為亂當事者莫知所措先生
行部謂其軍曰凶年難以取盈本折宜月各半支

秉衡錄藏

又謂其民曰稅糧未徵吾與爾免之又謂民無稅
糧而飢餓者曰吾活汝遂下令免差役停徵軍需
移文布政司借支官銀五千兩及勸諭富民量出
穀粟以助賑濟驗口給穀由是軍民各得其所
夏四月泰寧盜蕭實貴等平

按日記曰是時群盜劫掠撫按三司議調官軍捕
之先生曰此輩迫於飢寒不過欲全旦夕之命耳
若勞以大兵則逃入山海出沒攻劫為患滋大今
宜緩以治之當不攻自破矣遂示郡縣加意撫恤
由是蕭實貴等五十二人自縛來歸逾月而餘黨

常熟丁氏類鈔

悉解人情大悅

六月巡建寧行糶糶法

按日記曰時新穀未登石米銀九錢民艱食官廩尚有積先生令發倉減價六錢糶之以甦民困待其豐也止用銀五錢糶米還官而餘銀一錢糶穀以備賑濟由是公私稱便

七月巡延平諸盜平

按日記曰沙尤等縣奸豪蘇七生等扇惑飢民為亂先生令同知王祺統率民兵授以方畧勦平之十二年丙申春正月斷問冤獄

秉衡錄藏

按日記曰長樂縣有民林甲者財力雄于鄉以讐誣林乙等五人死獄久不決先生覈其冤一朝釋之而誣者驚服曰非神明何以至此也

夏五月議鄉約

按日記曰羅公倫欲行所立鄉約先生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乃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

有阻而不得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者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

秉衡錄藏

十言耳如狗偷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况於手自殺之者乎又况於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不其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愈於殺乎陽城居晉之鄙晉之鄙

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
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
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
化者以先生之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
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
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
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
審處之如使今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呂
之鄉約庶可行矣

十三年丁酉春正月三載考績

秉衡錄藏

按日記曰是時按察使唐公彬與諸公送先生于
河酌酒為別先生留別詩云三年憲府同懷抱此
日離亭惜解携回首建溪溪上跼春山隨處鷓鴣
啼蓋是時已有歸志矣
冬十月上疏乞歸田里
按日記曰先生奏稱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
奸任非其能罪當罷黜時冢宰尹公旻慰留之先
生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
何可退先生答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
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

年譜北卷
二
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尹公
撫然驚嘆然亦知其意之決也覆奏准致仕
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提學副使胡公榮為建書院先
生辭止其罪當歸職
十五年己亥冬十月先生弟慈之子拯生
十六年庚子夏五月鄱陽處士胡敬齋來訪
按日紀曰胡公居仁康齋吳先生門人潛心理學
不樂仕進至是聞先生來訪焉先生與論甚敬重
之信宿而別既而又悔其別之速也追之河上弗
及矣

秉衡錄藏

十七年辛丑冬十二月先生長子擴娶潘氏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生訪友人吾景端于開化之
文山
十九年癸卯春正講學于楓木山

按日紀曰先生既歸四方士從游者日衆門墻不
能容俾棲止於楓木山相與論難論為學須立
志必以聖人為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
差論學者須大其心胷蓋心大則百物俱通必
有窮理功夫心總會大又須心小如文王小心翼
翼始得必有涵養工夫心總會小不致狂妄矣

論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
能治太平竟何益也 論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
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
非也 論學術自程朱論謝又大壞矣必須真聖
賢出方能救得 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
固民心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論世道惟
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
秦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論文廟祀典以道統
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汰
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於從祀之列斯

允當矣 論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范希文真
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
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
論世變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物都
厭厭不振少氣節甚至芝蘭亦變蕭艾矣 論士
習謝疊山云三代以後世之仕者無堯舜之治富
貴其身而已矣孔孟以後世之學者無志聖賢之
學華麗其言而已矣 論法家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讓死
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 論風俗嘗欲會

同志擇里而居傲橫渠復古之志行蓋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又曰吾婺有三巨擔自東萊何王金許後道學無人擔自宗忠簡潘默成後功業無人擔自吳黃柳宋後文章無人擔後學可加勉也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化有不一而足諸生若張子吳董子遵陸子震姜子麟姜子芳鄭子緒黃子傳俞子滂唐子

秉衡錄藏

仁唐子龍黃子迪輩篤信先生每有所聞輒私記

冬十月先生孫訢生

二十年甲辰秋八月講易義

按日紀曰先生次子捷娶叙州知州陸公淵之女就姻叙州先生送至常山時子婿趙倣門人董遵賀位祝吳輩從行舟中講乾坤二卦反覆辨明殆無餘蘊矣焉

二十一年乙巳先生年五十歲夏五月子捷以其婦

陸氏歸自叙州

二十二年丙午夏六月廣東林子緝熙來訪

按日紀曰林子白沙老友也教授平湖主福建試訪先生於山中請益而去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廷論薦先生

按日紀曰是時朝廷新政求賢圖治主事林公沂御史姜公洪楊公鵬王公鑑之等交章薦先生而王公奏章云先生德足以表人文足以華國乞要催督該部授任

秋八月復鄭賀二公書

按日紀曰御史鄭公紀給事賀公欽者遼東人是

秉衡錄藏

年春各有書來至是答之其畧云曩者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為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為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缺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為累而况以婚嫁為

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生是猶未達於原
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以絕人逃
世為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卑吾定山矣至
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風流人
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
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又復揚之亦有深意
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絕做得識道理
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
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
曰他只是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

秉衡錄藏

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朱子則
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揚雄近似釋氏徃徃皆有
不滿之意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
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
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為孔顏之樂也朱子
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
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
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
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精理讀書其
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

常熟丁氏類鈔

謂

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
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
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
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
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
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待書之讀堅之攻而
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辨若是者豈誦白沙之
之言而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
有之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謂
天理為人人有之則可為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

秉衡錄藏

可蓋凡厥有生均稟同賦理固人之所同有也然
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智愚賢不肖萬有不
齊惟夫上智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
泳於天地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私意
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愚不
肖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
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其真樂者也何可與之
同日而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
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
之於真樂其有得焉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

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其有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為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其言而豈後學之可以易言哉先儒有言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

以憶度而言之也來教又謂信如僕言不幾絕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真樂之徒為話說久矣亦豈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咏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唯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飯蔬飲水箏

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
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為孔門
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
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
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
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顏所樂
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
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
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
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
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
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
着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
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
賢之學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
為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
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
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

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
方且戰兢惕勵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
於天理真樂誠然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乎
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幸
甚 答賀書云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
從事博文約禮以致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
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
謂到此地位真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今日二程
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

秉衡錄藏

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
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
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
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
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
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第
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
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
為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顏
悟特達憶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

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唯曾
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
為狂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
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
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
密工夫却多欠闕似莊列令人若學他便多狂妄
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
子之門從遊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
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
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

秉衡錄藏

孔顏之樂而樂之孰敢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
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間耳顏子之
非禮勿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
知之終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
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橫渠言十五
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
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能無
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
以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
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

此樂必將在其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十五
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
然後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
得之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
平日卑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為之訂其訛而
却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以以
二十年進修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
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何如蓋亦自愧其識趣
卑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不

秉衡錄藏

能有為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
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於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
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
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
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
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
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得斯道之傳則非
全躰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未審吾兄之意其將
以得道之一隅者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躰不
息者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

年譜上卷
婦可以與知能行而况於君子乎如以全軀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載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踈畧南軒踈畧從高處去伯恭踈畧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

秉衡錄藏

游朱子之門者英才尤衆而得其傳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况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恒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於吾兄恭克脩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盖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

道統之傳不在茲乎

二年己酉春三月黃岩謝公鐸來訪

按日記曰是時謝以纂修實錄起踰嶺來訪乞先生文以別

四年辛亥夏四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孔昭論薦

按日記曰時有令旨大臣各舉所知黃公奏畧云臣推舉得某養病日久安於靜退但念聖明之世有材如是棄而不用誠可惜也云云

五年壬子時南京大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日記曰時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奏稱某志行

秉衡錄藏

清

敬

高潔識見精明有古人之風安於恬退不求人知使之為政必能拯貪殘之吏弊以之設教必能變澆薄之士風豈可聽其老於岩穴終身不用哉繼而南京僉都御史虞公瑤咨稱某請脩雅望引身去位恬退可嘉應合舉用於是吏部移文所司查勘回報先生聞之即以書與憲長于公大節云向者先生欽承簡命總憲浙臺六轡之來道經弊邑而某也獲觀光霽甚慰平生翹企之懷且自幸其養疴田里之間得與黃童白叟共觀澄清之政何其快也不意近者聞有臺檄明揚側陋及於不肖

年言上卷
此區區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蓋其本心非不欲
仕第以才力弗堪竊祿有愧加之疾病侵凌遂乃
力求休致初非他有意意外之望也歸田一十五年
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蒲柳之質多病早衰精
神凋耗心志健忘且父母老疾甘旨湯藥乏人供
奉不可一時離側西山之景人子之情一喜一懼
若復貪榮求仕非惟得罪名教抑且有違法律將
何自立於世先生亦豈忍使其喪其平生而至於
是耶今有司承望風旨不容辭避輒以未衰堪用
誕慢回文萬一據其成案別有施行使之進退維

秉衡錄藏

谷豈不重為不肖之累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乞將
前項公文寢罷使之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感
戴知己之恩非淺淺矣餘非所敢望也

六年癸丑先生脩蘭谿縣誌成

冬十月先生母太儒人吳氏卒

七年甲寅春正月與門人黃子傳書

按日紀曰傳時宰江陰先生與書畧云吾靜觀世
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
事為己分內事允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
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

年言山卷
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鄉邦前輩陳同甫
之志宗忠簡鄭北山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
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為者姑置勿論

八年乙卯先生年六十歲

九年丙辰春三月答費公宏書

按日記曰先生書畧曰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
契四聖之心超乎數象之外某非其人何足以辱
來教敢請所聞以求正焉蓋自圖書出人物生而
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
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為卜筮

秉衡錄藏

之用若舍是則無以為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
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源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
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舍象數而求理則
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
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
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
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
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
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

年譜上卷 三十一
方則朱子警學者之贊與程子序文所謂隨時變
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
詳味之必將大有所得也

冬十月與叅議吳公紀書

按日記曰叅議吳公以金華多名賢請先生校定
其德業聞望之最者為誌立祠郡中以風勵後學
先生與書云昨承以鄉賢祠誌見委竊謂此書事
體重大非不肖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
臨不容辭避茲因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
錄及伊學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

秉衡錄藏

附列以為遺事又錄其所述作以為遺文分為上
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為人之實然來教又謂
前所議勲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
不知尊意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
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
位次也又曰登諸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
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方可耳
十年丁巳春二月鄉賢祠志成

按日記曰先生論鄉賢云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
馨宗又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久

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簡潘默成三賢于學宮祀東萊呂成公于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群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事辛公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亞叅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績用熙乃考方志修故典謂茲文獻大郡碩儒鉅公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舉

秉衡錄載

其廢者乃請于巡按侍御東廣吳公公觀風察政洗寃澤物靡所不至而謂此舉有補風教弗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時同郡薛侯志崇先哲承命唯謹以學宮地隘弗稱妥靈而更卜地于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為郡故多賢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于傳志者累數百人亦弗能遍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命薛侯雜取東萊四賢及祀中諸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為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

年譜卷七
士何其至耶既乃命予識其末簡嗚呼疇昔吾婺
稱小鄒魯他郡莫敢望而擬焉夫何前修既沒徽
音莫嗣衰微不振者于茲百年矣山川如故風氣
不殊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亦其世降倍流未有
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
之詳法令之嚴也盖有陰感默誘神而化之使自
趨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忠一節之祠文丞相履
善少嘗遊之而歆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
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尤有
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公與侍御公之所以

秉衡錄取

汲汲于是也後之人進而瞻于祠像退而考諸祠
志遐想其人於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于中不
能自己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有為者矣
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祥有開而必先
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徃徃相仍而
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
宋時之盛而天啟之乎邦人君子尚其勉哉尚亦
無負天之所啟無負諸公之所望哉

十二年己未授學于家

按日記曰先生自成化末艱於步履不能徃來楓

年譜七卷
三十九
山門人後進者率于家庭受學四書以重訂大成
為主自朱子以後諸儒之說合於集註者錄之名
為集說周易一依古易彖象及文言係辭說卦序
卦等傳各自為一卷

十三年庚申春廷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日記曰時大臣交章論薦及巡按浙江御史鄧
公璋奏稱先生博通古今淹貫經史直節足以正
風化介行足以勵貪薄久著聲華允協士論乞要
起取赴京量加陞遷於是吏部移文推勘先生具
狀力辭之其畧曰某自少時應舉覓官備員憲府

秉衡錄藏

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飡有愧辭祿歸
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深精神筋
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况有九旬之
父老病隆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
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
違禮律為名教之罪人乎云云

夏四月刑部主事潘公府疏薦

按日記曰是時北虜犯邊潘公進禦戎要策乞博
訪天下豪傑苟有賢達重望經濟奇畧如浙江老
臣章某者特加聘擢親賜問對又奏救時十要云

王恕章某咸有老成宿望宜亟起之以備咨謀
秋八月與門人董子遵書

按日記曰遵時在京先生書云區區出處之事素
履已定吾友所深知也過承許黃門孫文選潘秋
官謬加推薦幸吾友代言以伸謝私蓋諸公雖甚
相愛而未為深知故也古人壯而仕老而休理之
常也區區四十二而歸休今年六十有四而復欲
求出事之倒行逆施莫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天
下乎綉衣尚未到若其來有所強迫是使之進退
維谷為羝羊之觸藩矣須仗諸公為之解圍而後

秉衡錄藏

可也不然即諸公之愛之者適所以苦之也外聞
近有邊患雖為廟廊之憂亦處江湖者所當同憂
但不知其詳不知此時已安靜否 又云區區之
事儘在曲折試為吾友商之世俗不知往往以為
果於忘世如晨門荷蕢之流者非也君臣之義無
所解於心吾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敢若彼
之果哉又或其詭隱自媒而索高價希望美官若
終南之捷徑者尤非也位至五品方面亦自不卑
若從少時隨群逐隊積累至今三十餘年亦可得
美官又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當初為

學嘗有志於當世既而應舉得官乃左牽右掣不得一如所志是以量能度分自知不可有為不得已而去以求免素飭之愧耳設使畧得展其四體雖抱闕擊柝亦甘心為之豈計官職之大小哉今日之官惟知州知縣有志之士欲功德及民者可行得三兩分若知府以上隔於州縣若下非其人雖有善政亦難以及民矣在兩司則專職之官如屯田水利提學巡海等項亦可展一二其他非一人可專主者甲可乙否皆不能有所為此官之所以難做也吏部文書止是催勘猶可辭避但恐有

特旨者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苟處之不以其道用之不當其才而徒使之隨群逐隊虛竊廩祿以肥身家則盡壞所學不若不出之為愈也又云北虜之患自古以來無歲無之但須觀其所為若專以搶擄為事志在金帛子女則滿其囊篋必自退去終不能為大患不過邊民被其搔擾不得安生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若有豪傑生於其間如趙元昊阿骨打之流志不在小必先併合諸部以壯其勢不為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畧地收拾人心為久任之計則中國

年譜上卷
之憂方大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為將者往往皆膏粱紈袴子弟素不知兵一聞寇至則望敵先懼便求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師是以平時備邊將卒皆不可用而有待於京軍也若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往返數回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或有他寇相挺而起其為患可勝言哉宋時任福敗於西夏其勢甚危未聞京中命將出師惟任韓范在彼措置卒於無患此其已然之明驗也為今之計莫若慎擇將帥必以材選不

秉衡錄藏

由賄得而厚其爵賞使其練習士卒敵至則戰敵去則守隨機應變有失律者必正典刑則不頻京軍遠出而邊備自固矣愚見如此吾友試與諸公論之不知以為何如

十四年辛酉春二月松坡先生卒

按日記曰松坡以是月四日終於正寢其治喪一遵松坡先年所定孺人吳氏喪禮不敢少有違焉及葬先生自誌其壙

秋八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按日記曰南京缺祭酒吏部題云章某係節該科

道等官奏要起用近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陳
銓查勘本官病已痊可見丁父憂具題節奉欽依
待有相應員缺來說欽此今若可用候有成命之
日另行本官令其服闋赴任本月初六日奉

旨章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是月姪拯舉于鄉

冬十一月先生奏辭免新任

按日紀曰章公拯時赴京會試先生因附奏焉疏
具集中

復東陽御史盧公格書

秉衡錄藏

按日紀曰格同年楷之弟也書議朱子先生云如
論四書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
泯於無聞愚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及中庸輯畧
等書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錄其名氏又皆有或問
以辨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集註
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錄
者蓋省文耳非沒其善也又論孔子贊易無一語
及於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為非愚論伏羲畫卦
文王周公繫辭本為教民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
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斷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
言也朱子無非即卜筮以發明義理如語子惟孝
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享乃吉者可見矣觀其所
引春秋傳子服惠伯穆姜之言皆本義理以論卜
筮尤可見義理卜筮不可歧而二之朱子固未嘗
有戾於孔子也若專談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
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論卜筮而不根義理則
必為巫史妄談禍福豈聖賢開物成務之意哉又
論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弒而有書
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

倍而彼皆書卒雄乃書死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
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
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
齊卓子皆為李克所弒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
一書弒其君聖筆予奪固有深意綱目書莽書主
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一律齊之若充素與勣林甫
皆無狀小人而雄好古道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
得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區區淺陋於高論多
所未達所欲請問者非止三條特舉此以為兆耳
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

十五年壬戌春正月第懋卒

三月姪拯登進士第是月拯以辭免新任疏進不允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備云原任福建按察司僉事
章某奏稱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遭值父喪例應
守制又兼筋力衰憊老病侵尋乞要追寢成命別
推可用實才以充厥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四月
初二日奉

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着到任管事

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吏部催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行文催促

秉衡錄藏

本官服滿之後作急赴任管事

三月具奏懇辭不允

夏四月差官守候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畧云章某學行俱優士望所
歸難准辭免合無本部行移浙江布政司差官費
文前去守候本官作急赴任以慰人望以副盛典
四月二十六日奉

旨祭酒重任正要得人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不准
辭着上緊赴任管事

秋八月先生赴任

按日記曰先生教人為學每以躬行實踐為先講學作文次之其班錢膳夫倉庫等銀之弊一時革之殆盡士心翕然

九月試諸生

按日記曰先生云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笑撥歷之日月古之學以明經為務今乃經術不講群爭短差之甜苦欺誑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時諸生聞之爭相洗滌

秉衡錄藏

十七年甲子二月妻孺人郭氏卒

按日記曰孺人以是月十四日卒子捷扶柩歸葬先生誌其壙後二年蒙恩追贈恭人以正德丙子冬遷葬於長山岡先塋之右焉

三月上修舉學政疏

按日記曰先生具奏其畧云乞於常貢之外間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

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
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第舉人
該送南監者寬其違限之條要以坐堂之實一年
之上方准起送會試如係復監人數須令實坐堂
二年之上方准再送會試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
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勤用提撕嚴加程
督稍做分積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
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
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効而臣少
違尸素之愆也云云

秉衡錄藏

秋九月奏乞放歸田里不允

按日記曰先生謂欲淑志心而奔競貪鄙之風未
變欲新士習而澆偽浮薄之態尚存蒞任已踰暮
月課績全無毫分乞要放歸田里具奏奉
旨章懋學行老成允宜師表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
不准辭

十月上鑿政疏

按日記曰先生疏畧云法無古今便民者為良法
論無當否利民者為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政出
因循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强以

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
罰則不清以言乎信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
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澆
十偽日滋而閭閻窮困奸宄竊發而邊鄙失寧臣固
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所及者而論之
昔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為附學為
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
三十年而後得貢迨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
三五年而後撥厯又厯事一年而後掛選通計前
後五六年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

秉衡錄疏

老多不堪用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
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
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
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
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
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
揀選之法而加嚴考試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
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
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散散官使之待選
於家而行令各處巡按巡撫分巡分守及司撫正

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
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
辦事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材識優長堪
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材不堪用者就令致仕
况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
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得人而民皆受
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也

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
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
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

秉衡錄藏

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今
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
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為虛設而今乃有
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
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
國用虛矣臣等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為
諸生表率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
成効又恐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
官內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
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為貴也如蒙乞

勅該部參酌所宜量為裁減畧如成化初年之數以
後遇有員缺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
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銜舉奏及九年考滿教
官內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用不失
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矣
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
生會饅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坐
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奏南京戶部劄付判到弘
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米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

秉衡錄藏

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
臣等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
俱是折價每石折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糧糙米
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
有會饅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
斗少者不過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
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
所有饅米乃日用之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
米貴時熟米一石止七錢欲從本監糴買供應不
免陪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

臣等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以行具呈南
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擅難
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
有已也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月米以後
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費之
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陪補之患此則
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

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審
均徭人戶充役為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年

秉衡錄藏

該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
松常徽寧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閏加
一兩以充顧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顧
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
洒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顧七十餘人該用工食
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顧人跟用
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內府浣衣局濕小粉等
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嘗積有贏餘奏
准修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
十六年銀兩除顧人應役外此照北監先行事例

止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掌饌職卑錄簿
官員各一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共用三十二名其
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於六堂監生俱有
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
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
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徽寧
二府却照舊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
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敢擅便定奪
又今後湖查冊例該兼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
法司近來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已

秉衡錄藏

魯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
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
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
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祖宗舊例及今北監
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問發囚犯送監應役庶使
百年成規不至隳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願役
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
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修理公廨或刊補書板
亦乞斟酌所宜立為定制以便遵守而仍將收支

免

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奸弊庶幾財無妄費民克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
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納辦猪肉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後期而支用多缺及魚賤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一經暑月則臭腐潰爛化為灰土人不可食不無暴殄天物其饌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換則補買不便收受則食用不堪彼此皆以為患

秉衡錄藏

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願折肉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得兩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蒙施行臣等查得國子監通志監生每日每人乾肉二兩而本監案卷數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北監有給錢鈔事例饌肉亦係折肉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即今在庫腐魚數多合無從每日二兩之例今給以後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酌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費而在官亦免堆積腐潰之患其饌肉自每年四月

常熟丁氏類鈔

濕

初至八月終暑月易敗之時令無准其照依時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
一近該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灯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溫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搬取畢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人多嘗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為苦臣等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

秉衡錄藏

高

冀

他短差又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筭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區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今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十八年乙丑先生七十歲夏五月疏乞去位不允按日紀曰先生奏云臣本庸流濫膺簡命位重而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冒干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恩旨曲賜褒嘉着

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命驚惶拜息
跣踏感極涕零罔知攸措固當夙夜匪躬勉竭駑
鈍以當報稱豈敢復具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
日益衰病日益甚目昏而困於簽書頭眩而憚於
動作雖力疾而視事每失前而迷後豈能盡所職
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者去一也古
人為太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動言是
效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而柔懦有立禮順克彰
孝弟興行乃為不負上之委任為今臣言無足取
行無可法資淺望輕不模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

秉衡錄藏

馬

分

紛

就人才委任已經二載而成效未有毫分雖使久
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以副陛下之
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
年雖老耄猶欲按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
將干利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
耻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為師者老不知休病猶
固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致其
然不正其本曷齊其末昔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
皆讓臣既他無所能輒欲以身為教懇求避位使
後學皆知無能不可以防賢老病不容於竊祿有

所視效而興其廉恥庶或有補風教即臣所以盡職而副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廢祿不去則為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教大矣望察臣衷誠俯賜矜憐使得養痾林下待盡餘年底全聖主始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云云奉旨章懋不准休致着用心照舊辦事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上卷

秉衡錄藏

楓山章懿公年譜下卷

明後學桐城阮鶚撰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記曰先生疏進奉旨云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勉副委任不允所辭

二月太學諸生赴南吏部保留

按日記曰先生乞休致不出視事六堂諸生赴南京吏部保留本部移咨吏部云據國子監率性等六堂科貢監生陸景光龐龍等呈前事等因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太學乃國家成賢之地祭酒實師

常熟丁氏類鈔

儒表率之官今本官言行政事道德文章俱堪為
人楷範近見連章求退士心恐失依歸具詞保留
情甚愷切緣保留官員係隸吏部掌行令就備由
移咨貴部頗為轉達定奪施行
二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具疏乞照依前祭酒陳敬宗事例
休致詞甚懇切吏部備查覆題奉旨云已累有旨
五勉留有病着加調理以副委任不必再辭

夏四月上治道要務疏

按日紀曰先生疏云臣聞天道以元生萬化聖人

秉衡錄藏

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
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民知所
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
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今龍飛御
極紹成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能正其德則何
患乎化之不成治之不弘也哉然正德之實有五
一曰勤聖學其略曰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
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而
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
儒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嘗間斷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方而從無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為禮貌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久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

秉衡錄藏

正德之先務也二曰隆繼述其略曰先帝在位之日尊奉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畋遊皆其善行之可法者正今日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戶口之清耗而議撫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冒濫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正今日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今日所當究心而從

戶口似奪以字

事於其間也三曰重詔令其略曰陛下登極之初
渙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
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
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
討佔竊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土
地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佔奪軍
民土地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
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
歌誦聖德以為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朞月矣
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

秉衡錄藏

未聞故閣內大臣有政壅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為
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有傳奉復作而
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
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
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
當何如也臣願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
室而寬假勿以嬖倖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
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
服矣此亦正德之要務也四曰敬天戒其略曰即
位以來星文示變靈雨為災天鳴于西土地震于

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陛下勵非常之志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
衆情即有違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
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得行其志或勢要持而
百司不得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
而侈費之無節諸若此類皆天之所不豫而災變
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遠師帝王近法祖
宗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
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

秉衡錄藏

盡弭災之道凡用入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
糾正內外協恭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
幾精神漸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
之正德不為虛文矣五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與
后猶之日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
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
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嫁之前又
必教於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
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

常熟丁氏類鈔

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
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閔不宜參用陰陽
術數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
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源選之不可不精
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今皇上之德
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釐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
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
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
萬世子孫之計命內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
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

秉衡錄藏

宗

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宋哲宗故事將所
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壺儀師擇傅
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
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
納于和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雉鵲巢
林之德萬覃膠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
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
之本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
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訓法
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

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耄不通時宜而惓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冒進狂言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六月奏乞修理廟學疏見文集

秋七月報三載政乞休致

按日紀曰先生以南京吏部給由公文呈繳吏部乞為敷奏容令照例致仕時南京河南道陸御史崑具奏保留略云近聞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先以微疾引年求退累蒙恩旨勉令辦事茲該考滿給由赴京懇乞休致六館諸生赴禮部保留臣惟

秉衡錄藏

大學賢士所關師儒儀表所係必得其人則師道立而善人多治化之隆莫不由之竊照章某學行純正甘於恬退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荷蒙先帝俯詢廷議特加擢用在監方及一考諸生陶煦純懿翕然向化及堅守素志累章乞歸雖身嬰末疾實精力未衰伏望皇上留意人才優禮宿學特勅該部免其赴部給由行令在任復職非惟諸生有所矜式而亦可以勵奔競矣

八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以老病不能給由援例具奏乞休

常熟丁氏類鈔

疏進奉旨朝廷以章懋學行老成堪任師表已累有旨勉留有疾宜善加調理不必固辭

冬十月回家俟命南京吏部侍郎黃公珣具奏保留按日記曰南京吏部劄付備云太學乃國家成賢之地祭酒為師儒表率之官必得其人方稱厥任今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歷任三年始終一節言行政事皆可師法道德學問眾所依歸近以三年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本官具以老疾懇乞休致荷蒙聖上降旨勉留俯賜獎諭臣等有以見陛下崇儒重道任用老成以作養人才之盛心也但以本

秉衡錄藏

官偶患風溼步趨不便未能赴京給由雖蒙詔留未敢力疾泣事况司業羅欽順給假送親尚未回任本監缺人管事士子失所宗師如蒙乞勅吏部容留本官扶病管事免其赴京考績之行以終人才教成之效仍候司業羅欽順回任行令給由則國學庶不至於缺人而士子亦不至於失望矣等因該通政司官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吏部備查題稱合無准其所奏令本官照舊在任調理管事待司業羅欽順給假回還并本官病痊之日仍令赴部給由奉旨是

二年丁卯奏乞養病得旨

按日記曰先生病未愈因不允休致仍乞恩養病
奏略云臣當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
不當事任心猶不敢自安今病之痊可既未可期
而在盛缺官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免隳廢
職務有誤教養則臣之上負國恩下妨賢路罪益
大矣故雖休老之牘未敢重陳而久病亦不容不
懇誠以上請也伏望聖明以敷教為重以作人為
務念賢關非可以養病而師範詎容於曠職特勅
勅部別推儒彥往司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

秉衡錄藏

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
以聽黜幽之命則官職不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
保全云云奉旨章懋既累有疾情辭懇切准回籍
調理病痊之日有司來說起用

夏四月長子擴卒

冬十月孫訢卒

十二月與姪拯書

按日記曰時章公拯以工部主事改刑部先生與
之書其略曰家門不幸荐罹災禍章擴既死章訢
復歿白首病軀墮此惡境熒熒孤立何苦如之惟

有伏枕待盡已無意於人世間矣但身分未了者
三事一是所陳謝病之章雖蒙恩許調理猶有病
痊之語未得脫然放棄今欲再求休致未知時義
可否附去奏稿汝可斟酌代進以畢此事先君例
該贈官未有誥命經營關領皆在於汝千萬留意
松坡府君冢嫡之嗣吾諸姪惟汝有四子欲汝一
子為冢嫡之嗣汝意何如但得了此三事吾遂可
瞑目矣

三年戊辰二月乞休得旨
按日記曰先生疏進奉旨准他休致該衙門知道

秉衡錄藏

三月誥贈先生父南京國子監祭酒母吳氏贈太恭
人

按日記曰是時先生進階朝議大夫父母並得誥
贈妻郭氏贈恭人

冬十月與許知縣完書

按日記曰先生掌太學完為國子生令蘭谿時凡
有難行之事必稟正焉故鮮有過差時荒歉先生
與之書其略云今之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
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
宜時常檢看早為處置以防民患近聞官府榜示

不許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
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弊端隨
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米往來者盡行搶奪搶奪
不已將成大盜曾有明鑿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
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
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
縣中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者亦所
不免矣况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
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
乞早除遏糶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也

秉衡錄藏

患乃今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山林下本不敢干
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
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深察焉

四年己巳五月育拯次子試為孫

按日紀曰拯忤逆瑾謫廣西梧州通判是時來歸
試生八年矣本朱氏所育先生以昭穆未當姑存
以為冢嫡之後

五年庚午六月蘭谿縣志成

按日紀曰縣志始末具先生序文

冬十一月起先生為南京太常寺卿

六年辛未二月具奏辭免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吏部奏云本官早有令名晚
稱耆德推正容臺固輿論之攸歸而錄用舊臣實
聖心之簡在成命已定難擅改圖為此合行劄付
本官查照先令事理作速赴任云云

夏四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具奏辭免陞職

按日紀曰先生以年老有疾奏乞容令以祭酒致
仕奉旨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陞用既自陳衰老
情詞懇切還着做侍郎致仕

秉衡錄藏

八月具疏謝恩疏見文集

九月與姪拯書

按日紀曰逆瑾既誅拯自梧州復南京吏部稽勳
司主事陞兵部武選員外尋陞車駕郎中是時召
赴北部先生與書略云汝居官蒞事要在勤慎事
上接下須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
為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
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
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須博訪實才
以贊大司馬之推擇若得一二人如晉司馬隆唐

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矣所憂者本原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慮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億之費多責金襴二郡何其苦也

冬十月復編修董公玘書

按日記曰先生在南雍玘為國子生是時有書問

秉衡錄藏

之

讀書所疑故復之其略云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答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考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謂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註中試取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辨論初雖未嘗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辨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之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軒復書深以為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和舊說序中言矣愚竊以為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

飲

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夫往時與吾友
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
之到有窒碍處卻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
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為是其有窒
碍者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為一端者欲求其
合於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其合一無怪乎其
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
云讀是書者毋跛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
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
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

秉衡錄藏

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
而服行之何患思之不得也哉

七年壬申春正月與郡守趙公鶴書

按日記曰趙公移文本縣作少宗伯坊牌先生以
書辭之其略云先生近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
坊牌則區區賤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
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
以官為身外之物不敢認為己有况此亞卿顯職
尤所不堪既嘗具疏辭之於朝今乃立為坊牌以
誇耀鄉人未免為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

常熟丁氏類鈔

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罔然自號欲從事於尚綱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尚綱之義此尤心所未安而不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面辭不得以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愧伏望諒其夙心亟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為光明而財用亦不為虛費矣

夏四月與編修湛公若水遊北山

按日記曰湛嘗從遊國學時出使安南過此謁見先生與遊棲真觀白雲紫霞湧雪諸洞湛有謁見

秉衡錄藏

及陪遊諸洞詩呈焉

八年癸酉十一月金華守劉公蒞役民浚濠築堤先

生止之

按日記曰劉欲役民興作以可否來問先生與之書其略云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谿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况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

子捐鄉土而旬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
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力之勞乎先王救
荒有散利薄徵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能散利以
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
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其二而用其三矣民安
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作興雖用民力而皆廩
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
正公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
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眾不知食於何所若
使又皆自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飢而死乎先王於

秉衡錄藏

月令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眾今
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
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
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為此事決非先生
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為此說以誤先生耳夫修
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堤岸殺水勢以衛橋梁
雖皆王政所當為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
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為牛犢張綱守廣
陵而化劇盜為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
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為盜李牧守

常熟丁氏類鈔

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
事乎城池也所以為龔為張為檀李者乃先生之
餘事耳尚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
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
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
和則雖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
智伯之難而去走不取長子之城完厚與邯鄲之
倉充實惟取晉陽為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
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
若梁伯不務修德政而好土功亟成其邑又溝其

秉衡錄藏

公宮彼固以為無患矣然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
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
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絕豈能遽至而一旦卒然後
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
下而啟奸雄不軌之心豈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
尹鐸之為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為愈乎愚所
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脩築堤岸之
役蓋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
流于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堤將
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堤以殺水勢使

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
但舉於荒歉之餘泛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
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為尤難
填塞下流之地以為高岸障回南注之水使其北
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
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隄可成而
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湧暴溢
洪濤巨浪堤不禦而或壞焉則為徒勞而徒費又
沉水為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之不已其
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

秉衡錄藏

莫非天之所為豈可以人求勝乎天哉惟當行其
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
敗終無所成故昔人論治河有不可與水爭地之
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鬪將毀王宮
靈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以全王宮而太子諫之
以川為氣之導不可壅防鬪川以飾宮是佐鬪而
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
君子猶以防川為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
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為築堤之役哉
况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

常熟丁氏類鈔

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修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為愈哉愚所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來未嘗浚也而今忽浚之雙溪之流自昔所聞未有隄也而今忽隄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為吉為凶為悔為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為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

秉衡錄藏

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云云劉公得書遂止其役

十年乙亥先生年八十歲春正月先生寓居縣城

三月金華守劉公蒞疏乞優養耆德以勸士風

按日紀曰劉公疏云臣聞三代聖王尊賢尚齒有秩祿之頒有上庠之養及巡狩省方養老則有慶遺老則有讓下逮漢之明帝養桓榮于辟雍為之袒而割牲采於老臣例加優禮或召陪郊祀不至而亦有賜或使主宮祠無職而亦有祿蓋自古帝王尊賢敬老以勸天下之士又以收天下之望也

國朝率循舊道禮意尤隆高年大臣致其事而去
則詔有司每月給祿若干每歲與丁若干雖厚薄
多寡不同而優遇者舊之盛心則度越漢宋矣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感者老之見優則竭膂力以效
勞益知思奮感賢者之見優則厲行義以樹節相
率願忠文王之致夷望其揆一也臣本府所屬蘭
三谿縣有致仕南京禮部右侍郎章某始以會試第
十一人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官國史編修不賦元
宵煙火之詩忤旨得罪荷蒙憲祖念其忠直收大
理評事於初謫之時陞按察僉事於論定之後尋

秉衡錄藏

以抱疴棄官家食二十餘年復蒙孝考起之山林
之下擢之國學之師居位三年逮事陛下已乃以
衰病辭遷太常寺卿辭遷禮部右侍郎又辭陛下
審某之年已老憫某之病果哀聽令致仕而某愛
君憂國退而彌勤力學好修菴而不廢梳之當世
殊鮮匹儔方之古人詎容專美臣竊謂如某者用
世之功雖未及究然洗濯貪競感激懦頑為朝廷
扶翊世教增重國光轉移士風維繫物望其為勞
烈豈淺淺哉顧其舊業薄微生事落莫孫喪於歿
子困於單酒肉之養不及曾元而甕中見粟僅與

常熟丁氏類鈔

陶元亮等耳某雖處之甚安而見聞者皆為興嘆也臣愚欲望聖慈念其歷仕三朝年垂八十況有忠諫可錄風節可高歲與之丁月授之粟或過於厚尤彰尚德之恩異雖與之少亦見養老之仁政而於某固無得失也倘蒙天聽即賜施行臣見人心稱快士氣生光俾有位者懷奮庸之思秉史筆者書有道之政是陛下發斗斛之陳紅揮銖兩之免役而成此懿典前可以考諸三王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也願不韙哉臣備員郡守郡之耆德有若而人臣雖心知尊賢而繼肉繼粟之養不得私

秉衡錄藏

舉以掠美名故白發其事冀此優養之禮公行於朝廷臣固不敢以養老尊賢取慶正恐以遺老失賢取讓也伏望聖明俯賜裁鑒

三月復僉憲韓公印奇書

按日記曰先生書云某卧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寢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息焉真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天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

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觀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謂須累黍以為九寸然後用蔡氏多截管之地又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其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氏未盡之蘊而為之註什圖象計其算數尤有三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止為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茲辱手教過相稱許既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贅言於首簡則

秉衡錄藏

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算數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穎敏過人之資兼之師友相與講明辨問而於祖冲之之密率算法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為欠伸思睡者矣况今老病幾死舊學蕪荒心神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可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深明律呂之學者為序引斯足以開示蘊奧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億說未免佛頭上著糞為荆公所

笑矣此其所以循牆退避而不敢當也
十一年丙子夏五月詔有司時加存問
按日紀曰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奏略云先朝
吳興弼陳獻章皆因大臣論薦崇以殊禮至今聞
者猶足興起致仕侍郎章某造詣精深涵養醞熟
居翰苑忠節夙著掌國學師範益尊進秩常階未
超殊數乞遣使存問安車徵召以風示天下或加
之爵秩給之丁米如近日大臣致仕之例亦可示
優老尚德之化等因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
遵吏部看得風俗關乎治忽轉移在於朝廷仰

秉衡錄藏

惟先朝儒臣如吳興弼陳獻章皆以布衣徵召擢
用超出常格今致仕侍郎章某學術操行卓然名
時給事中徐文溥所言誠非溢美且歷官卿佐劾
勞有年與二臣不同倘蒙皇上念為皇朝耆舊人
望所歸特稽故典或存問徵召或進其官階或給
以人夫月糧加思數在朝廷行之皆為盛事在本
官受之當無愧志於勵俗興化關係不小伏乞聖
明定奪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具題二十六
日奉聖旨是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時
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

六月與門人陸震書

按日記曰震時為兵部主事先生與書略云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為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藿食者所能與也近聞吾友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據所蘊贊大司馬為苞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老夫近蒙恩旨今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稿付去煩為詳看寫進

秉衡錄藏

次春書略云來書所論時事之變及外患之多甚為可慮遂彭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位不知世道責今屬何人西北二虜雖肆侵暴以區區觀之彼中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豈足為患但守邊者得如趙李牧漢郭伋輩何憂乎彼哉惟恐蠶食地方則為大患但當選將為急務今日之憂在於前星未耀而主器尚虛此則當道者當任其責而吾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忠義者則為之贊謀以俟可為之機而為之耳三復來書往往有青山白雲之念在時義固亦宜

然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惟是上下相安恬
然無事庶可以言及此鄙見如此吾友其細思之
十一月與司徒邵公寶書
按日記曰邵有書問洪範數先生復之
十二月丁丑夏四月詔有司存問
按日記曰御史鮮公冕巡按浙江題乞優老崇儒
以隆治道奉旨勅吏部仍行有司存問時鮮公行
令有司建立優禮者宿坊牌及刻石鄉賢祠以勵
後學先生具書辭免
秋八月與門人張大輪書

秉衡錄藏

按日記曰大輪時為工部主事書來先生復書云
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至六經
此正古人為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其歲
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
當究心此亦宜然為舉業者尚當如此而况於聖
賢之學乎至於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
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歷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
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
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為難事吾友既
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

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既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為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敷演為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脩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辨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

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即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人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為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其讀小學及四書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
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為力矣至於子史諸書
以吾所得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
又何難哉

冬十二月弟恣卒

十三年戊寅二月少子接生

按日記曰楊氏出也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嗣孫試卒

二月復門人陸震書

按日記曰先生與震書云比聞昌言上進欲引君

秉衡錄藏

當道而格其非心甚合時宜亦可謂鳳鳴朝陽者
矣昔周穆王周遊天下得祭公謀父祈招之詩而
悔悟遂歸以安王室與今日事頗相類未知所奏
亦有祈招之意乎近得手書謂國家待士之厚未
忍輕去而冀有所待豈欲待其悔悟如穆王之歸
而作罔命也耶然又謂大臣交構禍將及矣則有
不可待之勢又謂典度盡廢民病已極惟有仁厚
一脉今亦併棄而割斷之天下事無復可為用是
憂悸成病近已在告計在入秋可歸又以安危未
定恐難如意其進退之不果有如是者誠為難處

矣愚意吾友既不能如古人之決於進退莫如且
乞外補得如所請庶可從容進退不致墮坑落阱
也
十六年辛巳先生年八十六歲五月陞南京禮部尚
書
按日記曰是月初二日奉旨章懋德望隆重陞南
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
九月具奏辭免陞職不允
按日記曰疏見咨文是月二十三日吏部咨云伏
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昔嘗備員國學既以年

秉衡錄藏

久掛冠而西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職而
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生成今頽齡
已越八旬而養疴又逾一紀敢期末路復際昌辰
恭惟皇帝陛下以憲祖之文孫承孝宗之大統聰
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元凱登庸
共堯流放欲風勵於四方之士庸假寵於一介之
臣遂令朽質荷此殊恩誤稱德望而陞以尚書職
名重於華袞之褒仍容致仕而着令有司存問過
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義奚堪倘復貪榮而
不知止足必將踰分而自取悔尤反覆以思凌兢

而懼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伏望聖慈特勅該部
追寢尚書成命容令仍以舊官致仕俾臣生無愧
容死無遺憾為幸大矣伏望陛下當此造化陽復
之時益脩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而遠小人崇正
道而息邪說獨攬朝綱毋使大權旁落堅持國論
罔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為必可行以聖賢之
言為必可信不遜聲色毋殖貨利言思可復事必
有終廣言路以開賢路結民心以順天心鞏皇圖
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臣苟延殘喘獲覩太平尚
從擊壤之民同致華封之祝云云奉旨卿學行老

秉衡錄載

成名實相稱新政之初特加恩典以勵士風成命
已下所辭不允
冬十月子捷卒
十一月為子接議婚
按日記曰接妻門生趙儲女也
十二月勅行人存問疏見禮部咨文
是月三十日先生殂
按日記曰二十二夜有星墜所居之旁光明燭地
鄰人見之皆驚翌日先生疾二十七見却報不允
辭職乃舉手加額曰聖上特恩敢不祇受恨旦夕

且死無以為報耳二十八夜與姪贊論天子諸侯
大夫士庶人保天下國家長久之道歷詆春秋列
國君大夫無能知此義者僅許士會父子以為庶
幾且謂堯舜周孔之道不外于此二十九夜與姪
十論深衣制度三十日蚤鄰人見所居之前山白氣
上冲久而後散晨後謝門生親戚各同守歲迨日
十中令取邸報再閱少焉侍者以星墜告先生呼贊
問之贊曰是殆樞馬皆驚之意乎先生頷焉頃即
執少子接手囑之曰予老年得汝未必非天意也
汝能讀書脩德親賢取友以繼予志死瞑目矣畢

秉衡錄藏

遂不語至申而殂目稍啓側室張氏等泣告曰大
夫人目不瞑或以接兒念乎吾輩自能撫養長成以
承大人宗嗣幸毋為念遂瞑享年八十有六嗚呼
先生天性自然不修邊幅孝友之行達于鄉閭親
睦之恩厚于宗黨平生與人未嘗有競而於物一
無所好惟耽嗜書籍收貯不嫌其多家貧產薄自
奉儉素入無兼給之味出無代步之馬無衣帛之
妾無應門之童高情偉度於人無所不容然界限
甚明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斷之以義
確乎其不可易論事後當成敗率多奇中蓋揆之

常熟丁氏類鈔

以理不假術數也身在林下心不忘朝廷每聞用
一好人行一善政則欣然而喜否則不憚晚必焚
香告天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佞為禱於民間利
病必為當道者言之晚年筋力雖衰聰明不減為
文章必取理勝詞達不以華藻為高是年夏秋以
來嘗為辭免陞職疏吳氏祠堂記郭氏別業記同
年林安公小傳陸員外墓誌銘自是不復有作蓋
先生之絕筆也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二日殮三日殯

按日記曰先生葬之日鄉人聞之無不流涕者

秉衡錄藏

三月二十六日癸酉拯等奉柩歸葬于先隴之左

按日記曰先是葬郭恭人於西石山之巔不吉乃
營壙於曾祖徵君墓傍遷葬恭人于右虛其左至
是歸窆焉

夏四月二十四日行人王公懋齋捧勅書存問

按日記曰勅書云卿以醜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
累朝恬於進取起教國學未久即歸身在山林望
隆朝署先帝嘉重進秩亞卿朕嗣統之初緬惟風
采載進今官不煩以政仍聽里居茲聞壽及九袞
體履康裕特遣行人齋勅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

常熟丁氏類鈔

加調攝益隆壽祉稱朕優禮耆碩至意其尚敬承
之哉故勅
二月初四日咨文至
禮部為陳愚見以裨新政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胡瓊題前事內開通者耆舊之臣與忠謀得罪者
皆荷登用甄錄無遺臣切見前國子監祭酒章懋
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
致用之年坐邁於山林之下陛下特降勅旨遣官
存問命之條陳當世之務必於新政大有裨益至

秉衡錄藏

於任賢使能聖心簡在非臣下所敢關此又防微
謹始之大者誠若不可不慮也遠臣昧死思以一
得之愚為芹曝之獻干冒天威不勝惶悚之至等
因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開稱案查先該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張縉題為優老舉賢以勵風化事該
部議擬覆題奉欽依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
尚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備行
到司及查得正德十六年七等月節奉本部送准
吏部咨稱大學士等官謝遷等該本部覆題奉聖

旨是謝遷韓文待有缺用還先寫勅各差行人存
問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呈部差官親詣各官
原籍存問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貴
州監察御史胡瓊題稱前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
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
致用之年坐邁於山林之下乞要遣官存問一節
緣本官學行兼優齒德俱備委係輿論推重已該
吏部題奉欽依着有司時加存問用彰皇上優禮
舊臣之意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緣係陳愚見以裨新政及奉欽依該部看了

秉衡錄藏

來說事理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本部尚書
毛澄等具題奉聖旨章懋寫勅差行人存問欽此
欽遵擬合就行除差行人司行人王懋前去欽遵
存問外合咨貴職煩為欽遵施行

恤典

浙江布政使張公恩奏乞贈謚葬祭該禮部覆題
奉聖旨是准照例葬祭與他謚謚曰保躬完節君
子之素心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事有關於激勸
思無間於存亡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造詣
真純行履高潔峻登甲第妙選儒林屢直諫之

上陳左遷縣令旋優恩之下被改授廷評憲臬提
刑每嚴法守成均造士克正師模歸志聿堅辭章
屢上身遂閑居之樂世高勇退之風逮擢奉常載
陞禮侍雖寵榮疊至而恬淡自甘善不近名學惟
師古肆當新政眷念老成特進秩於春卿式增光
於故里方塵存問之賜遽聞淪謝之音宜有殊恩
以示褒恤茲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懿於戲人惟求
舊慨耆宿之無多禮重節忠必名賢之是昇幽靈
不昧渙命其承

諭祭

秉衡錄藏

皇帝遣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張芹諭祭于致仕
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懿章懋曰惟卿學術醇正志
行高明振美賢科馳聲翰苑因言外補旋擢廷評
憲臬刑提成均造士載遷禮侍遂貳春卿屢以疾
辭堅卧不起清風高節增重士林聲名俱榮進止
無愧屬予新政眷念耆臣晉秩崇階遣官存問計
音忽至良用悼傷爰推錫恩特加美謚賜葬與祭
以慰冥靈九原有知尚克歆服

二月癸未奉旨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少子接

浙江布政使司承准戶部勘合照會其略云本部

之知

看得金華府之府王九峰奏稱已故南京禮部尚書章懋秩雖荐加官未久仕俸祿僅贍朝夕未嘗置買田產遺孤一人及妾并亡故子孫之婦共計五口零丁窮居衣食無資欲要比照河南布政司使右叅政李崙事例行令本縣每月給米二石養贍候成立之時住支一節為照已故尚書章某學惟為道而不謀其家才堪經世而未究厥用清修苦節久而不移士風名教委有所賴本府知府王九峰奏稱遺孤貧苦聞見必真若不特加周給未免失所有負聖明崇舊恤孤之典况援有前例相應

秉衡錄藏

知

議處合無候命下之日備行浙江布政司即查金華府蘭谿縣已故尚書章某遺孤章接果如知府王九峰所奏照依河南右叅政李崙事例行令該縣倉月支食米二石以資養贍待後章接出幼其力足以自辨將米住支等因仍將支過米石就於歲支冊內開造解部查考緣係恤遺孤以重賢儒以勵人心及奉欽依該部之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孫某等具題奉旨是章接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出幼之日住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照會本部司着落當該官吏照

常熟丁氏類鈔

恥而不以為榮公授危科入詞林僉闈憲師太學
 蹶而復起起而復去原公之心豈不曰時不可徇
 祿不可竊與其曲學阿世失吾故步寧窮約終身
 以行吾志爾是故奉常之擢則辭宗伯之擢則辭
 高難進易退之節厲廉頑立懦之風所謂大有功
 於名教也是不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乎公當強
 仕按原本強仕下
缺一頁容補刻
 王市不交於愚所讀書一附所書論如於於生不
 賦以生至聖學家也其意言善於學諸語全其
 章文讀公平語對效

秉衡錄藏

年譜跋

嘉靖乙巳接授南司寇幕僚時函峯先生同部事
 一夕夢接先子授以昌黎公旨訣覺而語接遂以
 年譜託之後先生督京輔學政東巡謁昌黎乃與
 夢符因念先子遂成是帙遙附接曰先公之德沐
 海宇人人能述無俟于鶻者但與兄義重不能辭
 五載始成病與兄交故遲遲乃爾後序已屬峻谷
 首簡兄別請之何如適接丁母艱還浙先生轉浙
 文宗過蘭谿謁先子祠視疇昔之夢不爽毫髮豈
 名儒千里神交固亦有數存乎接不敏敬以始末

托諸先子門弟唐子鉞梓行用廣傳焉甲寅三月十五日接百拜謹述

言爾王侯將士... 五方諸侯... 聖天子... 一... 萬... 不... 不...

秉衡錄藏

南京禮部侍郎章懋今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欽蒙皇上聖旨懋德隆望重陞授南京禮部尚書照舊致仕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令義男齊本辭免續奉聖旨卿德望素著名實相孚新政之初正當簡任不允所辭欽此欽遵今老病日篤桑榆景迫恐不久生於世思得先妻郭氏所生二子長擴擴生子訢訢生子夔俱已早亡無後次捷無所生子嗣止生一女已適郭愷而捷亦逝世矣常念不有三無後為大今幸小妾楊氏於正德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子時生

常熟丁氏類鈔

得一子名之曰接年方四歲宗支有繼近憑諸友朱隆姜麟鄭瓘鄭緒董遵唐龍鄭某某朱時通為媒聘定生員趙儲次女為婦懋未往南京之前已將渡瀆祖業田地山塘悉分長男次男管業訖休致以來略有俸餘買得河四十七都薄田共八石四斗五升俱係民田外地四片大小不等柏木一十三根栗樹一根得分塘二口山一片坐落郭村壠口盡數撥與幼男接管業外十二都嚴村坂無糧溪田約計四石上下亦撥與接管業緣長次兩房俱已無嗣接雖幼係是親男今將前田付接獨管專奉祭祀前任郡守趙

秉衡錄藏

趙鶴叔鳴將在城久廢尼姑寺基一所勸懋出價一十兩納府買管前地起造今所居樓屋在內前地界至現有給帖為照俱撥接永遠居住接乃吾年老所生恐不及耳提面命異日長成當學忠厚本分無忝家世長次兩房既無後別無爭競如有繼嗣亦不得爭競吾近日老病漸篤從族子姪并親戚諸友各勸寫立遺囑但吾在病中不能一一親寫不得已口授諸友為吾代書筆跡錯出示無私也眾議作一樣四本一本付接一本付親姪參政拯一本付親家趙惟用一本付諸友吾身雖有存歿然有參政拯與惟用

常熟丁氏類鈔

與諸友亦可以無顧憂矣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父禮部侍郎章懋 親姪廣東參政章拯

從姪生員章贊 章總 族姪行人章儵

門生

桂臨縣知縣朱隆 四川按察司僉事姜麟

楚雄府通判鄭瓘 江浦縣知縣董遵

平江縣訓導鄭緒 陝西按察司副使唐龍

生員吳一源 郭壘 趙錫 舉人朱時通

良醫趙思桂 外孫趙紀 孫壻郭愷

秉衡錄藏

親人郭聰 郭憲 監生董翬 己上俱押

館中云藏楓山年譜上卷舊刻本字跡甚

劣下卷則鈔配者多友

式之部郎居為錄副馬官既竟因為校

閱一過心中舊疾正發殊幸也

庚子新秋五日 記于江南圖書館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下卷

新言下卷

卷下

此山景之類公不若不善

...

...

...

...

...

...

...

...

秉衡錄藏

